

## 【发郊】木星的谎言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1349321)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1349321>.

Rating:	<a href="#">General Audiences</a>
Archive Warning:	<a href="#">Major Character Death</a>
Category:	<a href="#">M/M</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Relationship:	<a href="#">发郊, 姬屋藏娇 - Relationship</a> , <a href="#">姬发/殷郊</a>
Character:	<a href="#">姬发</a> , <a href="#">殷郊</a> , <a href="#">姬旦</a>
Additional Tags:	<a href="#">发郊 - Freeform</a> , <a href="#">姬屋藏娇 - Freeform</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11-04 Words: 5,531 Chapters: 1/1

## 【发郊】木星的谎言

by [denstiel](#)

### Summary

如果说他的基因里刻着被阿波罗劈开的全人对苦苦找寻另一半自己的永恒欲望，他们再相逢时已跨过父亲，跨过家国，跨过时间洪荒。

“难道您还不明白，爱情和死亡永远不能分开？”

Неужели вы еще не поняли, что любовь и смерть связаны неразрывно?”

###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notes](#)

“此恨绵绵无绝期。”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4

姬发坚信自己会成为一颗星星，木星就不错。他没来由得对木星怀有极大热情，自幼时，他如诗人望月那般深情望向木星冷凝对流风暴的云顶，血红的光斑跃上他心口成为一颗朱砂痣。他将木星比作王尔德笔下巨人的花园，幻想未经采撷的异形花朵盛开在广袤无垠的大地上，大气里烛光跳动，他便是春天的篱笆里钻进来探寻芳泽的孩童。它不需要用水与氧气孕育碳基生物，它的存在就是生命本身。

末世里被滥用的便捷的科技实在不是什么好事……昨日酒后三巡，手机里崇应彪打赌他没有勇气一个人星际旅行，他眼看着哈勃望远镜外这颗美丽的星球盈盈亮光，立刻上头输入坐标，喀哒，视网膜确认，自动抵押其水资源三年使用权，他和他白色的小飞船便急冲冲飞来。当木星风暴如期而至，他在陨石嘈嘈切切中躲避迫降，抹着头顶的鲜血彻底酒醒过来。

他在地球上见过更可怖的枪林弹雨。燃烧弹安静吞噬大地，死去的人无言，部分人欢呼，部分人哀嚎，周而复始。但是此刻，此刻，他身边不再有人类。他的氧气面罩无力地发出滴滴的声响，小白船沉静的男声——他弟弟姬旦的声音——提示他机舱受损，氧气百分比降低，请保持低消耗以延长呼吸时间。

在木星上发生意外并不稀有。恰如在地球上战争必然会发生，人们都接受地球终将困在种族仇恨与相互屠杀的命运里，纷纷过上不再强求世界和平的个人理想主义生活。屡次穿过地球的血与泪之时，他便知他不会为自己哀悼。

日志广播此时不断重复着母星被第六次核战争夷为平地。实为尴尬的时间点，他呼救失败了，没有空间站会马上来接他，也不会有补给向他及时飞奔而来，茫茫一片里他只依稀认得被科技公司投放的广告横幅堆随其他太空垃圾和陨石一起拂过头顶。幸运的话，如果地球新闻还没死透，他会被播报为公元五千年的加加林，让家属出钱认领——抑或是加加加加加林，太空游荡者不比从伦敦大桥跳下的人少，加号自然也得排队。

要想活下去，现在他需要靠自己找到一个临时的避风港，在那里安静等死，或者等到母星第七次大团结时有余力将他接回。运气好的话。

姬发将他的飞船调成探测器模式。长长的四肢从机身中伸出，牢牢抓紧地面，像匹小马等待和他远征。他翻下飞船，第一次踩在木星灼热的体温上，松软，沉静，只有自己的心跳声隆隆作响。乐观地想，他终于踏在了梦中的故土之上。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古韵的诗歌伴着他心跳的韵律朗朗吟诵。

“此乃歌颂殷商的诗歌。殷商，是前亚细亚合众国内，中华国的一个朝代，距今已有七千年。”姬旦贴心解释道，默认姬发对此一窍不通。

“谢谢你，我确实没怎么听过这一段。奇怪，你为什么突然和我念这些？有什么寓意吗？”姬发问道。

“我没有……”

姬发。

他又听见有人喊他。一股电波直直钻进大脑里，在骨骼和各皮层间穿梭。

姬发，你好。

他定在原地。怀疑自己是酒后昏了头或者太过害怕失了理智。

“谁？”

我是木星。

“你为什么叫我？”

你是姬发。

姬发翻了个白眼，当然，我是，不然我回你干嘛？  
“是的。我是姬发。没什么特别的。”

你是周朝的开国君王姬发。

他大致听说过这位姬发，但是不是很清楚——地球上的历史实在太多了，他学不过来。再者，同名同姓的人也太多了，他从没想过自己和几千年前那位同名同姓的君王有任何联系。

“我很确信你认错了。”

不会的，我是姬发的爱人。他永远是，我的爱人。

3

“啊？”

姬发皱起眉头，准备爬回探测器背上，重新开始他孤独的徒步之旅。爱人这个词比他的背包还沉重。他懂事以来人类就不爱人了，他们爱电子设备，电子设备里有完美的对话模型；他们爱振动玩具，爱狐狸形状的机械娃娃，性和吃饭一样无聊。进食是注入维持生命的浓缩营养液。

你记不记得我？我被鸟儿衔来置在殷商大地上，终日在马背上疾驰，阳光粼粼照耀我，镰刀盈盈指向我，脖颈以红痕作项链，犁刑后尸首又落回大地，将我血肉打碎又筑起，便成木星现在这般红黄褐色。

木星说起前尘往事好似事不关己，他却不由得痛起来，人类互相屠杀虽不眨眼，却也“文明”用了些人道的快速枪毙或者麻醉的手段，主打一个人人平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吓。他不知怎么回复，姬旦立马提醒他，在童谣里是有个掌管木星的太岁爷，成仙前唤作殷郊，翩翩公子，成为太岁后三头六臂，獠牙青面，不听话的小孩都要被抓了去。

“你再呆愣在原地，太岁就要来抓你了。”

姬发回过神来，“唉好像有点印象——那你的蓝色皮肤呢？”

古人观岁星为青，便是我皮肤附在木星之上的颜色。你可见过西藏唐卡？尔后师兄以龙骨作笔，在我脊背上誊抄世间地势走向，取之归还给了汪洋大海，从那以后我的皮肤也是沧海桑田，你看沧海无垠，碧波万顷，也是我留下的蓝色。

姬发踌躇着，不知该不该告诉他，其实他没见过他口中的蓝天深海。塑料制品横行的千年

间，无法降解的垃圾和无法净化的废水都被排入海中，浪花浮沉间已不是蓝色，长空幕布上常见的仅有乌泱泱侦察作用无人机摄像头和拖着黑尾的炸弹。蓝色，波长440-470纳米，现今仅存在冷色调绘画的暗部之中。同象征有机生命光合作用的绿色一般，他也没见过非人工合成的绿色。

殷郊读到了他的心思，让姬发抬头往八点钟方向看去，一场木星极光蓄势而发，X射线耀斑在他视野里转换成了可见光的颜色。蓝色。正是岁星的青蓝色。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姬发，你和古人看到的是同一场磁暴。

他曾魂牵梦萦的场景猝不及防在他眼前铺陈开，但比他比投影屏幕上所见到的要震撼万倍。随着蓝色的波浪与无垠的黑暗一同翻滚汹涌，他瞳孔放大，瀑布从感官的缝隙中钻进来，逆行，怦然泪下。心中荡起的确是撕扯的疼痛……他真切意识到自己正栖身在宏伟的自然前，自身愈发显得渺小。其他人像他这样幸运见过宇宙吗？在宏大面前，歌颂人类种族内部的相互征服显得毫无意义。其生存还是毁灭在宇宙尺度只是沧海一粟，不起一丝波澜，得不到一丝关切。

奇妙的时刻打通他的通感。他想，如果木星有人形，他们此刻正默默无言依偎在一起，看宇宙剧场最新的电影——这倒是人类文学里最经典的浪漫戏码了。电影是好东西。文学也是。浪漫更是。他有些嫉妒见过殷郊的那位姬发，似此星辰非昨夜，他们应当度过无数个地球上美妙的夜晚吧。

木星咯咯笑了起来。

我现在沉稳了许多，你要是记得当时的我，可不一定要喜欢的。何况那时是遥远的冷兵器奴隶社会，不比现在和平多少。

姬发明白，冷兵器的刀刃不是高热的激光，而是锋利淬着毒药的金属，哪怕时而愚钝不致死时，也会留下长明的伤口，每个梦多的夜晚凛冽为铁马冰河将人无理吵醒过来。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要杀人，没日没夜的杀人，用礼和献祭的名义杀人，用自由和拯救的名义杀人，好像将失去生命体格叠作一座通天的阶梯，就能攀爬至天上人的宫阙脚下，匍匐垂怜。

那时，姬发是周人，他们族裔为殷商抓捕羌人。我是殷商最后的太子，为殷商征战四方。我们一同长大，他最为爱护我，照顾我，宠溺我，我们成为爱人。而我们有罪，罪在无知。我们献上太多无辜的头颅，在土中埋葬太多朱砂，这罪就报复在我们自己身上。天对我父亲说，你绝非永生的领袖，让你儿子取代你。他便砍下我的头颅，向海中丢去。他也忌惮姬发，便将姬发兄长剁为肉泥，逼迫他父亲吃下。姬发知晓，怒发冲冠。他扔掉武器铠甲，骑上他的马奔跑到黄河边，野草漫漫，长路无尽，黄河在此处与海相会，我的血海挡住追兵，他直直往他的家乡跑去。

“他跑回家了吗？”

姬发听得入迷，担忧起那位既定的命运来。

他还在跑呢。他听不见白马嘶嘶，发起梦魇。

“还？”

后来他替天行道结束了殷商，却常被梦魇缠身，是他的弟弟，常替我握住他的手，问他，你梦见了什么？姬发答，我梦见殷郊，和死去的其他弟兄在哭号。姬旦替我答，不是的，

他们忘记了人间语言，只是在天上放心不下，关切他是否安康。

“我想我没有听懂。”

滋滋。一阵嘈杂的电流声。

以地球常用的故事而言，不用担心，我们都成为天上得神仙了。我们的肉体灰飞烟灭，分解成肉眼不可见的原子，飘往宇宙流浪，相逢，重组成为一颗星星。我是太岁。我是木星。我遇见朱庇特。我遇见巨芒。我们都从地球来，我们都是木星……

2

姬发透过木星风暴的沙尘里瞥见了两三次恒星的起落，估摸着已经走过三次木星天。探测器每一步都走得很稳，但是走得很慢，如秋风中一片小心的落叶。探测器同他一般疲惫，口渴，不带思考的麻木前进。

方才木星真的在和他说话吗。

“你在等姬发。但我不是他。”姬发尝试着说道。

许久，他听到木星的回应，带着叹息。  
我很想你。

木星上卷着飓风的大红斑形如太岁额头上的那只眼流泪泣血。如果思念具象化是不停歇的风暴，那他体会到了够多。真是痴情的星。姬发想，如果自己还在尝试否定那个姬发是自己，实在太过无情了。他改口，“那你和我说说细节好吗？我保证，我会想起来的。”

姬发……姬发……

让我们从父亲说起。你曾仰慕的大英雄。父亲非神，却偏要弑神，成唯一的神。他不信人间礼教，对万物没有同情之心，对亲生骨肉更无手足之情。若是杀我有好处，到天涯海角我也要被追杀；杀我偏偏无益处，他却依然找借口要杀。我之命运，在人间女婴传承了成千上万次。

“我们早无父亲的概念。人们与机器交媾取乐，靠技术繁衍传承有权有势之人的基因片段。只有害怕消亡的至高无上之人有亲生孩子和无数拜倒在他足下的质子。”

这确是发展到极致的父亲。

让我们从母亲说起。你曾打过照面的母亲——做了母亲以后便被剥夺其他身份，只剩下母亲称谓的，我的母亲。母亲从不愿做神，却自愿承担起真神的职责。神爱世人，她便爱得更多。神该终生奉献，她便更加高洁，直至死谏。她不为爱我而活，为爱己，为一切高尚而死。

“我们从不见母亲的踪影。我们带着统一的基因，统一化诞生在人造的羊水母体缸中插着管啼嗷嗷待哺。我们是一样的，我们不是平等的。”  
……这也是发展到极致的父亲。他永远吞噬了母亲。

往后，神乃父亲母亲的两面，既残忍，又博爱，是高维生命对低维生命的怜悯。角马过河时，人类在拍摄落水被鳄鱼撕扯的幼崽；秃鹫争夺尸体时，人类在记录远方。它们会产生对人的仇恨吗？万物达成内在的平衡，神为何要干涉人间疾苦呢？另一方面，神同人有了联系，徒生许多眼泪来。屠宰场还在运作时，人为被杀的生物流泪，让他们无痛的被电击死去。她可以让你不死，但是她不这么做，她让你温和地进入良夜。因此，不必敬神。

“还有传说中的狐——我倒见过很多机械的狐狸，现在还有会化作人的狐狸。”  
看，她的意象还承担同样的职责。

木星信奉的吊诡三位一体令他头疼。思考总会耗费精力和氧气，肌体的劳累也会转换成为心灵上的重担。他决定直接问他，“不过，为何不直接说说你们自己呢？”

我们无法脱离他们……父亲是一种职位，母亲是一种处境。世人逼我们战争，互相争夺成为父亲；世人将朝代与出生绑定在一起，因此改朝换代，我只有随殷商死去而死去才算尽足责任，哪怕人民子嗣还在，我无法重做选择做我们子嗣的母亲；姬发，当你做王的时候，我无处可去，我只能成狐。即便你不好围猎，自有人替你猎狐。哪怕神出于怜悯的欲望放过被捕兽夹弄伤的狐，狐依然要渡过冥河。

太直白了。木星一字一顿说话时已经抛弃隐晦的儒雅，风暴来袭，红斑啼血，他意识随之被吹到空中，一下子清醒过来，眼看着自己荒诞的伏在探测器上随巨浪起伏，嘴中喃喃，说不出话来。

想了一会儿，他定了定神，坚定地说。“这不是我。”

飓风声渐渐变小，木星的声音重新变得温柔。

没关系，我们相爱的时候是自己。哪怕相同的苦楚重复千遍，我也要与你相爱。恨比爱要久。只需耐心地等，久得忘记恨是什么滋味，银河有多冷，你就会来。

姬发不打算再问，他能想象到在他没有涉足过的角落中已有后人为他们撰写的故事如野草丰盈多年，两位日夜相处的人会许下多少天长地久的誓言呢，他只在残留的书和电影中见过此般伉俪，春风和煦时误以为春风为他们而吹，总是沉醉其中，并以为将永远沉醉。爱比他见过的麻醉都要好，他想起他枯萎的生活中仅有更多不限量大麻，过量吗啡，少量海洛因。他有些心痛，又不知从何说起，“对不起。我没有过爱人。现在没有人有爱人。”

木星问，  
那你孤独吗。

“所有人都孤独。”

以孤独之名，姬发向木星顺带提起了他和他的朋友们，和平宝贵的年代，生命要消失过于简单，上一秒他们面对面交流，下一秒在电子设备里继续话题。

“世界要多元讲了几百年，我幡然醒悟它其实意味着我已是朋友中唯一的碳基生物。我还叫姬发，他们却有了新的电子名号，听说交钱还能个性化定制加点标点符号什么的。就像……封神榜那样。”姬发说。“我跟你讲，数字化有很多种的，我一种也没弄过。最简单的是进机器扫描一遍，声音录下来。这个的问题是如果工作人员偷懒，你就会穿模；你交的钱不够多，他和你聊天着聊天着就叫他买些东西。还有一种呢，要把你真的和机器连起来，他用你的血肉搭建生物数字交互模型，这个倒是挺真的，缺点是等连完你就真的肉体死了。”

他不确定木星是否感兴趣，但他想继续说，他掏心窝里只有这些东西了。“每次想着要不要试一试的时候家就会被炸，服务器被埋了好几批，数字朋友也不见了。看来真没什么永恒的东西。”姬发停了停，“不过永恒也没啥好的，看看你，死掉了也不得安生。”

木星轻声笑了起来。姬发喜欢听他的笑声，少了一些远古的沉重，倒像是两人在轻松愉快的约会中高脚的酒杯清脆的撞在一起。

放心吧，他们也在宇宙里，现在是电信号，总会被接收到的。消逝的肉体也没什么区别，有的人成为星星，有的人成为暗物质，像姬发呢，我知道他一部分是春泥，一部分是植物，很大部分是矿石——还有一部分重更新成为DNA，复制为无数个新的人。

这句话姬发听得明明白白，倒也不惊奇，便顺从接受了，“所以你说我是你的姬发。”

我可以吻你吗？

亲吻。他知道其社会意义，并毫无波澜地向陌生人发过无数次包含亲吻爱心等一系列虚拟表情。没等他答应，木星温暖的空气环抱而来，是童年他在塑料草坪里打滚时无意中记住的触感，拥抱得久了，久到他快要窒息，他睁开眼，塑料草坪变得逼真柔软，蜜蜂重新传粉，种子落地发芽，高高的树梢间掠过几道闪电，闪电从他的瞳孔直直钻进大脑里，他想起相爱大致就是这种感受。世界变得甜蜜，感官更加敏锐，一切旋转，放大，抵过最高剂量的肾上腺素。

“地球有一种说法叫吊桥效应。”姬发分不清的，自嘲说道，“这里自转的速度比地球快，我应该……更快地爱上你。我好像要爱上你了。”

如果成为姬发的必要条件是爱上木星，那我确实现在是他。

他又问，“木星，那我可以吻你吗？”

他们第二次接吻。吻是痛的。爱也如此，总是带着恨，带着死，所以吻如此痛。千般万般，都是彼此。木星风暴卷来细碎的陨石，钻石一般微微割伤他的心肠。如果说他的基因里刻着被阿波罗劈开的全人对苦苦找寻另一半自己的永恒欲望，他们再相逢已跨过父亲，

跨过家国，跨过时间洪荒。

他想，到时候了。他喃喃地问，姬旦啊，什么成神，什么前朝，究竟是你们此刻劝告我的谎言。还是千年来为他造的梦？

木星没有褪去拥抱。

时间不是线性流淌，而像响尾蛇一样头尾衔接。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人类始终重复历史，你一定会来，我从未停止过等你。

木星向他眨眼。上一次告别太过匆匆，他向我保证以后会再见，到时他会成为木卫一，没有什么再拆散我们。千年后你带着他的愿望来了。

你还愿意吗？

姬发的身体瘫软在探测器上。他向爱人血红的眼眸跳去，看见自己和那一具马背上鲜血淋漓的精瘦身体重叠在一起，往家的方向赶，往滚滚时间长河誓死不归的方向的逆行，寒冬以后是小麦丰收，夏日温暖，春风和煦，恰如风沙怒吼以后堆叠成山的死人会站起，重新呼吸，收起兵器，握手言和。他回头，个头还小的长发少年从星星跌落在他的马背上。他看见木星成为木星之前的样子了……殷郊，我的殷郊。

(完)

## End Notes

后记：

喜欢姬发和殷郊。想写他们的故事，但是太多人写过太美丽的故事就不知道自己该从何谈起了，故事里的爱恨多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就是一种信仰，那被这种力量催动会发生什么呢？因此在这个基础上想了一个宇宙里的长恨歌。

他们之中到底真正发生过什么，文里没有具体写，暗示了一些片段，想必是美好残忍的吧，不然爱恨何以长久。

为了不让自己写跑偏，以及大家要是没耐心认真看文的话——

最直接的故事是，在未来末世，虽然科技发达，社会环境与人文环境与殷商时期并无两异。人们没有能力谈爱。姬发的朋友们死去，数字化，人间依然只剩他一个人。他出于冲动来木星上星际旅行，出了些意外，自保的幻觉以及AI姬旦就用封神和过去的故事安慰他，让他体会到内心深处对爱的渴望，在弥留之际能够快乐一些离开(文章的4321序号是他生命的倒计时，也藏了一些间接的濒死描写)。

或者说……

殷商时，姬发失去了很多亲人朋友。尤其是殷郊和他，被拆散好多次，最后殷郊离他而去，他感到悔恨，没有接住他。姬旦就安慰他，他们都成了神仙。

姬发死了以后身体消散，千年后重生成为各个生物，有的成为人。而殷郊真的成为了木星。姬发想他，也想成为星星，和殷郊再见。殷郊就一直在等他，终于，他的



一部分姬发来了，带着想和他永生相聚的愿望来了，他告诉他他们的故事，他们重逢。然后再重复一遍。（文章倒回去1234也可以）。概率上来说只要他等的够久，属于姬发的所有原子都会来。他们将在一起，永生永世在一起。就恰如.....此恨绵绵无绝期。

如果您耐心读到到这里。谢谢您！

希望这个梗概能让您产生一些细读的兴趣。期待您的爱心和评论，想和大家交流^^  
weibo@月亮与邓斯特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